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

4A 陳星悅

過去的我，猶如街頭執拾碎屑的人，在他人目光的縫隙間，覓尋自己存在的證據。那時最令我恐懼的，不是獨處的寂靜，而是被世界徹底忽視的空洞。為了在人羣中佔據一席之地，我為自己精心雕琢了一副完美的假面——温柔得無懈可擊，和善得恰到好處，大方得體面周到，聰慧得淺嘗即止。我天真以為，只要活成大眾期待的模樣，便能換取這世界的通行證。

課堂上，我總是搶在眾人之前舉起手，將預先打磨過的見解包裝成即興的靈感；課外，我爭取擔任早會司儀，通宵修改講稿，只為透過麥克風讓聲音觸及每個角落。我曾篤信，只要扮演得夠好、夠像，終能融入這座校園的脈動，然而現實卻像一面冷鏡，照出我所有努力的荒謬。

同學發言時，課室總是蕩漾著笑聲，熱烈而真摯，掌聲如潮；輪到我時，空氣彷彿凝成實質，台下靜得能聽見時針移動的聲音，沒有人真正注視我，他們只是在等待一段必要的空白過去。擔任司儀時，我清楚看見台下交頭接耳的私語，內容與我無關，我的聲音不過是段冗長的背景音樂。與朋友相處更是如此，我努力裝作外向包容，事事遷就，卻始終站在圈子的邊緣。唯有被需要、被索取時，才有人願意撥冗一瞥。我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，唯有陽光剛好斜照時，才能勉強顯出模糊的輪廓。那段日子，委屈與疲憊如潮水般將我淹沒，悲觀地想，或許我註定只是個無人察覺的透明人。

轉折發生在一個微寒的冬日。為在校園才藝大賽中嶄露頭角，我報名了電吉他表演。練習時，我發現無論如何精進，演奏速度總是無法突破瓶頸，那種窒礙感，如同一道無形的牆。翌日清晨，我來到音樂室練習，卻意外遇見同級

的一心。他平靜得像道影子，此刻在音樂室的角落裡，卻煥發出截然不同的光彩——懷中一把簡樸的木吉他，將他與周遭世界隔開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天地裡。

那天，我靜立一旁，看著他的指尖在指板上靈活躍動，如舞者在舞台上縱情飛翔。一段複雜而飽含情感的旋律從弦間流淌而出，時而激昂如濤，時而低迴如訴，我彷彿被一股強大的力量包裹。待他停下，我忍不住走上前問：「你的技術如此精湛，為何從不登台表演？若肯站上舞台，定能贏得全場喝采！」一心淡然一笑，答道：「我練琴，是因為還未彈出心中的旋律。技巧長在自己手上，彈得好與不好，琴弦知道，我知道，這就夠了。若為換取他人的掌聲而彈，我的手指便會失去靈性。」

那一刻，彷彿被重錘擊中，我僵在原地。望著他專注而澄澈的眼神，再低頭看看自己手中這把為炫耀而購買，卻未曾深思其意義的昂貴吉他，內心那副沉重的假面頓時碎裂。一直以來汲汲營營的「被看見」，原來如此矯揉造作。我追求的是浮華的「聲名」，而一心堅守的是純粹的「本心」。我終於領悟，自己長久以來都在「病人之不己知」，卻從未真正「病無能」。

自那天起，我毅然摘下那副令人窒息的假面。斷絕了那些委曲求全的社交，開始將時間奉還自己——在圖書館裡靜讀史書，感受時光流轉；在課室裡專心研習，體會知識的奧妙；在音樂室的角落裡，一遍遍琢磨那些艱澀的樂句，與音符對話。當目光不再膠著於他人的反應，心境竟獲得前所未有的平靜與安穩。

那不是孤獨的寂寞，而是充實的寧靜。我不再需要透過他人的掌聲確認自己的位置，也不再因閒言碎語而心緒不寧。當真正沉浸在自我提升的過程中，

知識增長帶來的喜悅，指尖磨出厚繭後的充實，遠比那些虛無縹緲的關注踏實得多。

如今，我深切體會到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」這句古訓的深意。名聲與讚美，不過是實力外溢的附產品，從非終極追求。與其費盡心機經營虛假的人設，不如以汗水澆灌真才實學，專注自我增值，不為外界喧囂所擾。在沉靜的努力中，活出真實的自己——這，便是我從那段經歷中學到的最重要的課題。

評語：筆觸細膩，感悟深刻。